

艳阳天 1

浩然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艳阳天/浩然著.—2版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02-007439-6

I. 艳… II. 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17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艳阳天

浩然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67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48.875 插页 3

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5年10月北京第2版

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39-6 定价 122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,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,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,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,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这些书目的选择,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,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,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,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,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阅读或收藏,均富有价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9年5月

乌云遮不住太阳

——民 谚

真金不怕火炼

——格 言

第 一 章

萧长春死了媳妇，三年还没有续上。

都说“二茬子”光棍儿不好过，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，最心急的人，倒是他爸爸萧老大。

儿子的婚事成了老头子的心病啦！这些日子，他只要见到对劲的人，就要唠叨一顿：“你们总说拥护长春，拥护，拥护，他有难处，你们都看着不管！”

有人故意逗他说：“老萧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，还有什么难处呀？”

老头子拍着大腿、喷着唾沫星子说：“唉，我看你们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哇！事情不是明摆着：一家子人筷子夹骨头——三条光棍，没个娘儿们，日子怎么过呀！不论办什么事儿，长春都是听你们的，你们应该撺掇他赶快说个人呀！”

人们说：“这是老萧的私事，外人可不能干涉。”

老头子把大眼泡子一眨巴说：“嗨，什么公事、私事？我就不信这一套！平常日子，这家生孩子，长春给请老娘婆，那家没有买盐打醋的钱，长春转着腰东摘西借；他敢干涉你们的私事，你们就不

敢干涉干涉他呀！”

说实在的话，在东山坞农业社里，关心萧长春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，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，光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。说过的人家，不是这一头不随心，就是那一头不如意；加上萧长春本人没白天黑夜地忙工作，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，就拖拖拉拉地搁下了。

这几天，韩百仲的媳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说媒。

她给萧长春说的这个人，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，住在南庄；二十六岁的坐家女，心高眼高，一般男子，一般人家，全都瞧不上。萧家原籍在离庄，距南庄很近，根底全都知道；一打听萧长春这个人，更没有别的话说了；东山坞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别出色，附近村子没有不喝彩的——三事加一功，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。问起女方的人才相貌，大脚焦二菊更是满打满包。她说：在东山坞最漂亮的闺女要数焦淑红，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红，可是南庄那个人儿，只能在焦淑红以上，不会让她比下去；要说缺欠，就是思想差点劲儿，文化不高；话儿说回来，萧家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，并不是选举干部，思想、文化怎么样，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。大脚焦二菊还说，光凭媒人的嘴说好说坏不行，最要紧的还是当事人亲自瞧瞧；她说，只要萧长春跟那个姑娘一碰面，她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。

这一回可乐坏了萧老大。

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，罗锅腰挺直了；走路脚步更有力了，说话的声音更洪亮了。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，守着萧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，儿子是他的无价宝。那时候，穷日子就像张开血盆大嘴的饿狼，追的他东跑西颠逃活命，受的那份罪就无法儿说了。闯来闯去，最后只好在东山坞落户安身。东山坞是萧长春的姥姥家，亲戚虽穷，总还可以帮衬一点儿；加上边区政府在这边一扎根，过了几年萧长春又当了民兵，沟北有些富裕户也不敢欺负外姓人了，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。萧老大省吃俭用过日子，顿顿紧，

口口攒，存下三斗红高粱，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。他实指望办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，哪知道反而给儿子找了个心病——两个人不对脾气，见了面就像冤家对头一般，吃饭不肯在一个桌上，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，也不穿媳妇做的鞋。那年秋后，萧老大硬强着给儿媳妇上了头^①，小两口没在一条炕上睡两夜，儿子就参军走了，一去两年没回家。到了大军进关的第二年冬天，儿子从湖北来了信，说是在那儿休整练兵。萧老大打点了盘缠，带着儿媳妇去看望儿子。当时萧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：眼下是新社会了，新社会要讲究婚姻自由，你们两个当着面说说痛快话，愿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，就从此和美，这更好；不愿意一块儿过下去呢，好说好散，各奔前程，谁也别耽误谁。爷儿俩经过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，总算找到了儿子。小两口一见面，媳妇就哭了，哭得老头子怪难受，又插不上话儿。闷了一会儿，儿子开口了，他说：“别哭啦，咱们都是穷人，都是受过害的，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。”一句话把个萧老大说得兴起心乐，两年兵没有白当，儿子变了！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，回来就给萧老大生了个胖孙子。又过三年，儿子复员回来了，眼看就要过起团圆美好的日子，不料想媳妇命薄，没半年就暴病死去。萧家门里开始过起没有娘们的日子。其实呢，儿子要是不当干部，把心思都扑在过日子上；就算当干部，也别像眼下这个样子，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，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，续上个媳妇还成问题吗？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如愿。萧老大是个爱脸面的红脸汉子，他不反对儿子当干部，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，他从来都不心疼，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。他说：“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，如今在八、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，走区上县平蹚，先头那个社会，做梦你也梦不着，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？就是自己的事情，能想想，也得想想；说个媳妇，也得

^① 童养媳正式结婚的时候，俗称上头。

不着你办公事，真就这点工夫都拨不出来呀！”儿子不张罗，萧老大张罗，他时时刻刻不忘这件事儿，见到过心的人就说，见着可靠的人就求。为这类的事情，儿子没少说他。说就说，你自己不办，别人办你还管呀！萧老大又不想包办，媳妇给你找好了，让你们对面相，让你们心甘情愿，这不就行了！

行了，萧老大没有白费一片心，事情总算张罗成了，他怎么会不高兴呢！

从打去年秋天起，东山坞就像一盆火炭，越烧越火暴了。一入夏季，满地的麦子随着风长，长得出奇了。萧老大活了六十五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麦子。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？当然是好收成了，有了好收成，就有了好光景，这是一宗大喜事。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，等到订妥，收下麦子过了门，萧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却啦！儿子有了伴儿，孙子有了妈，他自己有人伺候，也能够吃口现成的，喝口现成的，成了有福的老头子了。这可是喜上加喜呀！

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着。

头一宗事儿，应当是请媒人。萧老大既好面子，也是热心肠的人，这个“场”自然不能丢下，手头再紧，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忙的日子里白跑腿儿。

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：“大姐夫，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？我可不是那种跑媒拉纤的行家，长这么大，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儿。我什么也不图，就想办一件好事儿。外甥终年累月地为我们大伙儿忙，顾不上自己的家，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，表表我的一片心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往后，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，叫他塌塌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，就什么都有了；不嘞嘞您的筷子，跑断了腿，我也心甘情愿！您要是为这个破费钱，我可要生气了！”

萧老大要办的第二宗事儿，就是赶快叫儿子去相亲。眼下儿子没在家，到渠道工地上带工去了，离东山坞抄近走还有四十里，

见不到，喊不应，老头子挺着急。

大脚焦二菊给他出主意说：“工地上要干部有干部，要党员有党员，外甥离开几天也没事儿；捎个信去，说得急一点儿，不就回来啦！常言道趁热打铁，这种事情不能搁着，搁凉了再出个什么岔子，就难办了。”

萧老大立刻跑到农业社办公室，找到会计马立本，托他赶快给儿子萧长春带个口信。

这一天，会计马立本奉了副主任马之悦之命，正要给萧长春写信，当下便答应把萧老大的意思挂在信上；后来，不知是忘了，还是故意没写上，反正要萧长春回家相亲的这件事儿，在那封信上一字儿没有提。

三天以后，大湾供销社的一位业务员把这封信带到了工地上。

这个时候正是一九五七年春蚕结茧、小麦黄梢的季节，本县东北部二十几个乡联合挖渠引水的工程搞得很火热。

这条渠从城北牛儿山北边的潮白河引出来，沿着山根东下，直伸到这个县最边沿的东山坞、章庄一带。河水引过来以后，这边靠山区的土地干旱问题就解决了大半，还能排泄一部分低洼地的积水。这个工程是在广大农民普遍要求下开始的，足足表现了高级农业社成立以后的新气魄；虽说劈山越岭、工程艰巨，但是所有来到工地的干部和社员都是信心十足，都掏出全部力气劳动。

供销社的业务员打听到东山坞小队驻扎的村子，在办公室里扑了空；那儿的炊事员告诉他，老萧的“办公室”在工地上。业务员又折回工地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东山坞的工段。

河床的形状已经在山沟、平地上出现了。高山被劈开，棱坎被削平，沟谷被填满，河床直冲过来，伸进山前边的平原上。在这绿色的世界里，它像一条黄色的巨龙，摇头摆尾地游动着，显得特别的精神。

刚起晌，民工们正干得起劲儿。刨土的，开石的，推车的，挑筐

的，还有背石头的；你来我往，你呼我叫，加上呼啦啦飘动的红旗，唱着评戏的广播喇叭，热闹非常，真是一幅动人的图景！

业务员转着身子，在人群里寻找萧长春。人来人往，就是不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。他拦住一个挑土的民工问：“喂，同志，东山坞的萧支书不在这儿吗？”

那个挑土的民工把担子换了换肩，和善地看了他一眼，朝后边一指，说：“在这儿，那不是上来了！”

在一道被水冲开的土沟那边，有一队背石头的人正从河槽里边往上爬。他们都是很壮实的庄稼汉子，光着肩膀，背着木棍拼成的背架，背架上绑着大块石头，在那陡立的坎子上，弯腰哈背、吭哧吭哧地移动着脚步。这里边同样没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。

业务员朝他们喊一声：“萧支书在哪儿呀？”

背石头的人大口地喘着气，谁也顾不上回答他。直到爬上坎，打头的那个人，抬头朝他看看，紧走几步，又跨到一旁停住；等到身后的人都走过去之后，才跟他答话说：“同志，您找我吗？”

业务员转着身子仍在人群里寻找，随口说：“我找东山坞的萧支书。”

那个背石头的人把身子微微一蹲，把背架放在一个小土坎上；又从背襟里抽出两只粗壮的胳膊，活动活动肩膀；一纵身，像一只小鹿似的，轻轻巧巧地从沟那边跳了过来。他站稳之后，抽下腰带上的毛巾，一面擦着满脸的热汗，一面和气地说道：“我就是萧长春。您有什么事呀？”

业务员听他这么说，就像不相信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党支部书记。他刚刚调到大湾供销社，没跟萧长春见过面；可是老早就听到人们议论过萧长春。在他的想像里，萧支书应该是另一个样子，到底该是什么样子，他也说不出，反正眼前这个人不大像。

萧长春三十岁左右，中等个子，穿着一条蓝布便裤，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；上身光着，发达的肌肉，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

突起；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，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；没有留头发，发茬又粗又黑；圆脸盘上，宽宽的浓眉下边，闪动着一对精明、深沉的眼睛；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，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，很引人注目——整个看去，他是个健壮、英俊的庄稼人。

业务员一面好奇地打量着萧长春，一面从背包里掏出一封用报纸糊成封皮的信，还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条，说：“这是马主任让我捎给您的。里边可能说的是重要事儿，他要我亲手交给您。这个纸条，是在半路上碰见一位女同志，她托我带给您的。”

业务员走后，萧长春急忙打开马之悦的信。只见上边写着：

萧支书：

工地所需之粮，正在操办，一、二日内即派人送到。还缺何物，请来信，一定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。

我社今年小麦丰收在望，从成色看，压倒全乡；春苗茁壮，锄草等管理也都及时，前次乡里开社干部会议，李乡长又当众表扬了我们。会后，还组织了一次参观，参与者，无不喝彩！

家中一切事情，有我、百仲和连福负责办理。连福最近工作也很积极，再没有闹情绪。当前之事，都已安排妥当。社员劳动热情很高，工作井井有条。请勿挂念。

这次挖河引水，关系着我县半数人口的生产、生活之大计，更是为我们东山坞子孙谋求幸福。你们身负光荣重任，我们都十分羡慕。闻知你们几次得到红旗，更为高兴。望你们再接再厉。

工程正在紧张阶段，也正是领导工作最重要的时刻，完工之前，你就不必回来了。

.....

马之悦上 ×月×日

背石头的人们把石头放下，又折回来了。他们老远就见萧长春在默声不语地看信，一边看着，眉头微微地皱着，嘴角却带着一丝笑模样，断定这信是家里来的，便都高兴地呼喊起来：

“老萧，信上都报告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要来人跟我们换班吗？”

社员们说着就把萧长春给围上了。

“嗨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问问老萧，别是情书呀！”

“谁像你那么小气，人家支书大公无私，情书也要公开！”

“就是嘛！我们还得给支书参谋参谋哪！”

远处推车的和挑土的社员，也都扔下工具，朝这边凑过来。那张短小的信纸，就在一只只流着汗水、沾着泥土的手上传来传去；这个还没看完，就被那个抢去了，抢到手还没看，又被别人抢走了。大伙儿嘻嘻哈哈，显得又亲密又热闹。

庄稼人是不轻易出远门的，出了门，也不像城里人那么爱写信，书信对他们说来总有点新奇的味道。况且，他们都离开家一个半月了，离家那会儿，麦子刚吐穗，眼下大概都黄梢了，成色怎么样，预分方案公布了没有，都是大家伙最关心的事儿；去年大灾荒，困难的关口他们都鼓着肚子挺过来了，好光景伸手就抓到了，谁不想听一听从家里传来的好消息呢！

等到识字的人看了信，不识字的人让别人念叨听了，一个个都像得了喜事似的咧开嘴巴笑，汗水横流的脸像是开了花。特别是那些年纪轻的人，跳着脚乐。

“听到没有，我们社的麦子把全乡都压下去了，去年我们的灾情压倒全乡，今年翻个了！”

“不见家里的信，我也猜它个八九成。开天辟地，哪年有今年这麦地耕得深，哪年有今年的麦子种得及时！不长出个样子来，那才见鬼！”

“不光耕得深、种得及时，粪底子也厚实呀！初级社那会儿，一

亩地使一车粪就嚷邪了，今年咱们麦地里呢，每亩三车都冒了头！”

“我看哪，最节骨眼儿的，还是春天抗旱的功劳。正月十五压的那次雪，顶一场透雨；正吐穗的时候浇的那一茬水，分明是撒了一地白面呀！”

人们兴高采烈地说着。不爱讲话的人，嘴上没说，心里边也是热乎乎的。到工地上来的人，全是从东山坞的社员里选拔出来的，思想好，劳动也好；去年大灾以后，他们跟萧长春拧成一股劲儿，撑起东山坞的天，辛苦操劳，这八、九个月真不容易过呀！如今谈起就要到手的丰收，就要到嘴的白面馒头，自然是高兴啊！

在人们嬉笑议论的时候，萧长春又打开另一个小纸条儿。他看了一眼，脸上那一点点笑意立刻就消散了，再看一眼，浓眉皱了一下。纸卷上写的是：

萧支书：

麦收时节到了，这是我们东山坞高级合作化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，是个十分重要的时刻。社里的问题非常多，特别是沟北有些人，开始嘀嘀咕咕，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。家里的领导，有的不往心里去，有的往心里去，又管不了。怎么办呀，真愁死人了……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回来，越快越好，千万千万！……

焦淑红 ×月×日

萧长春心里打个转，赶忙把这个小纸条一团，顺手塞在裤兜里，没有再给旁人看。

副队长马同峰捧着马之悦那封信反复地看着，好像在手上掂掂它有多少分量。他扭头瞧瞧萧长春的神态，眼睛一眨巴，走到那些乐得发狂的年轻人跟前说：“喂，消停消停，你们说，这信里边都有什么内容？”

“好消息呗！”

“告诉我们回去咬白面馒头了！”

马同峰说：“要我看哪，不是一张完完整整的喜帖子。”

这句话，把大伙都给说愣住了，停住嬉笑，转过脸来，听他往下讲。

有人附和马同峰说：“这话有理。看信上的口气，收割麦子，也没有人换我们班了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人家都安排好了嘛！大伙的劲头又挺足，只要他们把麦子收上来，不换班也没关系。”

马同峰说：“安排好了？好个屁吧，葫芦里不定又装了什么药哪！收割、分配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叫支书回去看看呢？我犯疑就犯在‘你就不必回来’这几个字儿上边。”

多数人都赞成这个看法：“这倒是，我们回去不回去倒没啥，老萧还是应当回去关照关照。”

“马主任这二年办事情越来越不稳了，总想邪门，别等他一糊涂，又像去年那样，捅个大乱子呀！”

萧长春站在人圈外边，安然地从裤兜里那封信上撕下一小条，又从跟前一个人手里拉过烟荷包，倒出一点烟末，两只粗大的手指头特别灵巧地一转动，就卷成了一支纸烟；然后点着，慢慢地吸起来。任凭人们议论纷纷，他不露声色，也不插言，只是一边仔细听，一边琢磨这两封信里的意思。这两封信跟社员们的议论在他心里边顶开牛了。他想，东山坞的工作真的会是一帆风顺吗？真的因为丰收了，乱七八糟的思想都烟消雾散了，都跟社一条心了，都用劲劳动了？会不会因为马之悦去年犯了错误，现在想要讨好、表功，故意跟自己报喜不报忧呢？他又反过来想，马之悦信上说的情况也许是真的。既然麦子丰收了，集体化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了，往后的生活眼看着就要提高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，还能嘀咕什么呢？会不会因为焦淑红年轻没经验，听到一些只言片语，就大惊小怪呢？……

马同峰见萧长春平平静静地不哼不哈，怪纳闷，就凑到跟前问他：“我说老萧，你瞧这封信的意思怎么样呀？”

萧长春一抬手甩掉烟头，用脚踩灭，笑笑说：“要我看，麦子丰收，这是真的；麦子一丰收，那些三心二意的人会寻思寻思，回回头，工作比过去好搞了，咱们的农业社要巩固了，这也是真的；说的一点问题没有，那倒不一定。”

马同峰说：“对了。依我看，马主任这个人不大可靠。不要说别的，他光是工作不用劲儿，马马虎虎地在那儿对付，麦秋忙月，出点事儿关系就不小。我看你光是蹲在工地上不行啊！”

围着他们的社员，听了这两句话，都觉得在理。大伙儿就七嘴八舌地说，小心不为过，萧长春回村走一趟，把工作检查检查、安排安排，才算稳当保险。

“老萧，你尽管塌塌地回去，这边的事儿有我们大伙儿，你就不用挂心了。”

“早去早回来，你去了，替我们看看，我们在这儿呆着也踏实了。”

萧长春抬头看了看太阳，说：“现在该休息了，党员和团员到北坎子下边开个小会；其余的同志，要往家里捎东西，就准备准备，我今天赶回去。”

大家一听支书决定回去，全都乐了。

第 二 章

去年秋天，东山坞遭受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荒。

那时候，高粱正晒米，棒子正灌浆，大豆秧上挂满了角子——虽说庄稼长的没有旁的村出色，收到囤里，全村人的日子总可以过

得去了。有了这样的年景，庄稼人就算吃了定心丸啦。

万没想到，那天半夜里突然起了暴雨，下到早起，又下到黑天，前半夜停了一会儿，后半夜哗啦一下子，来场冰雹！那雹子可真厉害呀！一个个都像小拳头那么大，落地半尺厚，连房上的瓦片、院子里的酱缸都给砸坏不少。地里更不用说了，简直是来了个一扫光。高粱倒在水里，棒子成了光杆，谷子、大豆烂了一摊泥。清早起来，人们跑到村头朝地里一看，全都傻眼了。二队的队长韩百仲是个急性子人，一股火气顶上来，坐在地边上动不了窝，好几个人把他架回家去的。

唉，全东山坞的饭碗砸了！鸡不啼了，狗不叫了，孩子不哭了，女人不笑了，人人都像坍了架，丢了魂，一声长叹连着一声长叹。

当天上午乡里把各村的支部书记召集到一块儿，开了个紧急会议。乡党委给大家鼓劲，指示各村党支部立刻发动群众起来生产自救，发挥农业社集体优越性，抢种一茬晚庄稼，缩小灾情；并且指出，眼下新中国的新农村跟解放前的旧农村不同了，跟刚刚解放那个时候的个体经济的农村也不一样了，党组织有信心也有决心领导农民战胜暂时的困难，继续前进。

开完会，几个乡干部分头到重点村去指挥抗灾救灾的战斗，因为不够分配，东山坞没来人。马之悦不慌不忙地回到村，路上走的时候他还跟会计马立本商量怎么贯彻上级的指示，雄心好像也不算小。等他回到东山坞，村东村西，村南村北一转悠，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。到处是烂稀泥，整个庄稼地像是一个出了天花的孩子，想抱抱都没地方下手了。社员们见他刚从乡里开会回来，必是有了办法，全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全都伸着耳朵听他的一言一词，全都把希望搁在他身上了。他到村里没站住脚，立刻进城领贷款。从城里回来，人们看到他的神情又变了，不皱眉了，不叹气了，到处找人，亲手套车，大车不够又凑了十几辆小推车，长长地摆了半条街。人们不知道啥馅，光听马之悦的指挥。直到什么都

搞齐全了，他往石头上一站，晃着大手，又用一贯自信的口气对社员们说：“雹子把我们的庄稼砸了，把我们的饭碗砸了，可是它没有把马之悦砸死！乡亲们放心，只要你们还像过去那样不跟我散心，还像过去那样跟我往头里奔，我给大家打保票，决不让大伙挨饿受委屈，一定把这个难关渡过去！”

当时有不少的人为他这几句话鼓掌掉泪。

东山坞从绝望的紊乱中平静下来了。当成队的车辆离开了村之后，留在家里的人们，就像旱天盼雨那样盼望出门的人回来。他们等啊盼啊，过了半个月，乡里的大个子武装部长送来一个出人意料的坏消息：马之悦放弃生产自救，走邪门歪道，用救济粮和生产贷款跑买卖赔了本，他把跟他一起去的社员打发回家，自己却跑到北京治病去了。他哪里是治病，分明是躲起来了！

这一下子东山坞可塌天了。

在这一刻千金的时候，白白耽误了半个月，抢种晚庄稼根本就来不及了；就算来得及，党支部书记都跑了，谁还有这份心情啊！

人们一群一伙儿地往队长的家里跑。二队的队长韩百仲病着，光能动嘴，下不了炕。一队的队长马连福吹胡子瞪眼、咒天骂地。

人们说：“连福，你光骂街不行，得想想办法呀。”

马连福说：“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我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！”

其实，马连福已经有了“自救”的办法，他的连襟在天津卫给他找了一份临时工，每月能拿三十块钱。来信说，如果好好干，干上一个一年半载，还能转成正式工人，这可比当个穷队长强多啦。接到信，他就要动身。他一张罗走不要紧，给大伙起了个头，那些手脚灵活的人全都要离开东山坞各投门路。有一天吃过早饭，一群一伙背包夹伞的男人出村了，还跟着一群送行的家属。马连福觉着自己给大伙谋了福利，十分得意。他还让套一辆大车，专门给外逃的人拉